

克服

馬諾夫作
然譯



友書社版

＊

＊

＊

一九二〇年，五月，塔休更的廣街，在明媚的東方的初春裏閃耀着。在暖和的空氣裏，充滿的是懶洋洋的靜寂。在小小的店鋪前面，一些穿着雜色衣服的沙爾特人，在那裏嚼着多汁的無核葡萄。哦，難得的客人！在街角那邊，一回兒走出了一個穿着皮襖的人，一回兒走出了一個提着綠箱子的人。遠遠地還能聽到汽車的聲音——那是趕去開革命會議的。大家都到那裏去——到那大的石頭房子裏去。……在那裏，生活以可怕的力量沸騰着。那裏一點不假地是不眠不休。……在滿牆大的地圖（這地圖用大頭飾針，粘着烏毛的小旗，和雜色星星之類裝飾着）上面，有人用手指像害了熱病似地很快地畫動着。

懶洋洋的，沈默的靜寂。在死城的街上，充滿的是死的平和。可是在那石頭房子裏——圍着大桌子，在大地圖的前面，小桌子的旁邊，有人接連不斷地這樣說着。——都是些奇怪的名字。——

伊爾加休，馬大明，哈爾·哈多夏，粘西馬……

苦難的費爾干地方，常時被無賴漢們擾亂着。別的地方，譬如在謝米列欠斯克戰線，白軍雖然在珂怕爾附近投降了，但

是那狂暴的敗剩的白軍，却和安年珂夫，西契爾巴珂夫一同潰向了中國方面。……不截其去路，加以追擊，使這種慘酷的戰禍不再發生，是不行的。革命會議拼命注意着這件事。在這裏，土耳其斯坦的春陽的金色光條，也沒有洒進。這裏的一夥都是異種人。——他們和做夢似地在廣街上漫步着的不同；他們的結實的身體，用闊的帶子結着，在皮製的背心上，都插着手鎗。威嚴的臉，沉着而明晰的話。悠悠然在那裏嚼着無核葡萄的穿着雜色衣服的一夥一下子看見了他們，都用吃驚的眼光，很遲鈍地看他們走過。

守住革命會議，也只有今天一天了。明天我們便要離開塔休更，去謝米列欠斯克戰線威爾奴伊地方。那是很有興味的未知的工作。瓦西利·瓦西利奇，在很長很長的指令書上，捺上了樺色的印章。我禁不住微笑了不少次。這是包含一百事項的全程序；這是軍令，我們的信仰的全象徵。——倘若，——我想——要把寫在這指令上面的事情都實現出來，那簡直非兩百年不可。這是指令者，要和他一起既不被水溺去，又不被火燒去。……我看看娃西利·娃西利奇，他自己也在微笑着。但是這裏不是說笑話的地方。他板着臉，裝得很正經；這是他的義務。我想，他過後一定也會大笑起來；但是現在，他只要在指令書上捺上印章便行了。他將黑髭下的嘴唇緊閉着，并且和大冷天喝了老酒似地很粗暴地說着這樣那樣。

這便是所謂革命會議。那盡頭的地方，便是戰線政治部。這裏可也了不得。知道去遠方還是假的還是真的，究竟是多

久，究竟是什麼事件，有什麼危險的，便是負責的幹部們。我們在這裏，在政治部，大家親密得和一家人一樣。很多人都因過去的戰鬥而很堅固地團結着。馬夫諾夫斯克暴徒的追擊，和珂爾却克軍對壘在烏非姆斯克，烏拉爾的大平原，頓的荒野，——代尼金，克拉斯諾夫，卡列登，坡克洛夫斯基。經驗是各人各樣。但是很多人都是有共通性的。所以，我們是同一者。

這個家族很堅固地團結着。大家都愛工作。昨天晚上，我們作了最後的聚會；我們一直坐到深更半夜才散。那是充滿着友情底別離的話。大家都想起了不同的事——有人想起了可紀念的事，有人想起了緊要的事。但是這一點是大家一樣的：每一個人都很快活地吆喚着。——

——不過，小夥子，別離總是難受的事呀！所謂“弄慣”這件事，並不是什麼小事。尤其慣于工作這件事，在這種年輕小夥子要算是一件大事情呢！

這裏是一些知己朋友。——

寡言默行的尼基特欠珂，不屈不撓的路般奇克，被大家所喜好的愛開玩的阿略夏·珂洛梭夫，陰鬱的吸煙家坡列約斯，可愛的少女利大·歐特馬爾休塔因，未來的女總長屠爾開斯塔娜，穩健的老布爾塞維克卡培利尼茨基，被庫倫斯塔特戰的砲彈結果了光輝的生涯的不能忘懷的怕武爾夏·窩伊貼耶克，死在費爾干的野原上的無髯青年加爾分開利。

這是一些特別親密的朋友。

最後，大家互相說了些別離的話。

在天亮的時候，大家心裏感着抑壓的苦痛和煩亂，離別了。

那一夜過去了。到了早晨，我們便在政治部聚集，雖然並沒有什麼特別事情。我們裝得非常匆忙。——我們去是要去的，而他們則非指導我們不可呀。我們互相注意到了理解了各人的性急，簡直覺得有些羞慚。大家都這樣想。

——怎麼啦？我們不是要出發嗎？起勁些吧！

所以我們就格外趕忙地預備起身分證書來。（這裏也要的。）接着我們就趕忙裝起食糧之類來，細起佩囊，箱子，籃子之類的東西來。……我們寫了最後的書信——怎麼能不寫呢？——要去威爾奴伊，非要爬山越嶺，跨過大平原，騎馬六〇〇俄里以上不可。

我們不很知道威爾奴伊地方的事。我們做着奇怪的吃驚的臉子，互相傳告，說幾年之前，不知還是一九一一年的事呢，還是一九一二年的事，威爾奴伊地方曾經有過一次地震。

——那一次的地震聽說是很利害的呢！

我們這樣對人家說：看他們的臉，知道他們是非常害怕。這個新聞，連它自身都似乎沒有十分懂得。但是我們還是照例開着小孩子般的玩笑。

到這種地獄般的地方去的，捨英雄其誰？

這“新聞”在出發前兩三天互相傳告了五六次；所以到後來也就失却了它的效力。接着便有人告訴我們路是怎樣難

走的事。一些老傢伙都說：因為山間的急流，地坦，和陷沒的關係，道路簡直不成其為道路；橋梁之類，大概早已被洪水沖去了。

但是我們聽了這個，覺得很有意思。現在聽了這些謠言和新聞，簡直把出發這件事，當做了冒險幻想之舉。是的，趕快！趕快！

到後來，他們簡直隨便造些瞎話哄起我們來，什麼“我以為是如此如此”“我想是這般這般”地。（這種情形，在這種時候是慣有的。）但是我們總還是很高興地專心致志地傾聽着，以為人家說的話都是可信的，並且衷心着感謝着他們。

時候到了。什麼都停當了。行裝也整備好了，署名也署過了，接吻也接過了。——哦，再見吧，塔休更！

戴着小小的鈴兒的馬，開始跑起來。在這裏要怎麼說才好呢？——我們是騎着馬在起程呀！

* * *

經塔休更到威爾奴伊，有八〇〇俄里以上。坐火車，在那時候只能坐到布爾那亞車站。再往前六〇〇俄里，便非騎驛馬，坐troika不可。火車走得很慢，很氣悶。有時候走着走着便停了下來，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很久很久也沒有開行。算是終究“蹺辮子”了。——看起來似乎是有大積雪阻着去路。其實土耳其斯坦的春天不是很和暖的嗎？但是我們對於這個艱難的行軍，一點也不生氣；我們祇是想像着遠的神祕的謝米

列欠斯克戰線的事(我們關於這個,在塔休更便已聽到了種種傳聞)。在滿布着罅隙的寒冷的車箱裏,大家抱着膝坐在棚上或地下,很熱心地互相談論着現在政治上和其他工作的方法。嶄新的方法,從來未有的條件,都市普羅列塔利亞特的不在,不懂方言——這些,便是該苦着我們的腦子,設法和討論的。我們很熱心地互相談論着,永不住口,熱心到極點,非常興奮。這一半也是因為我們再不能找出一個方法,能代替爭論,來消磨這長的征途。

我們下了決心,打算做着種種事情,來走完這七百俄里的行程。例如組織公開土着貧民和地方農民大會,召集委員會之類。並且我們要視察那些地方。我們要探得在他們是重要或不很重要的必需品,藉新的實地調查而考察各村落什麼是必要的,應該援助他們些什麼。我們互相報告着大家知道的事。告訴他們,塔休更的情形是怎樣,其他各地方——尤其是遠的首都克連林的情形是怎樣。他們凝神屏息,一字一句地很注意地聽着。

我們決心做着這樣的事,而走完這長的途程。我們是這樣做了的。以兩禮拜的這樣的工作,我們懂得了全謝米列欠斯克的情勢的眉目。我們獲得了非常豐富的材料,而完成了今後的困難的重大工作的預備。但是這是後話,現在暫且不提。

米 米 米

這樣，我們便又做了寒冷而骯髒的車箱中人。我們火熱地談論了當面的工作的是非。

談論風發。途中的小站過得很快，我們竟沒有知道我們已經行近了最後站——布爾那亞。塔休更的果園，溫暖的太陽，透明的青空，沙爾特人底雜色服，都已很遠很遠地遺在後面。這地方的壞路季節，便是下着戴結實的防水帽也不行的霰、和穿着毛皮的外套也不中用的雨之類的時候，和從山上吹下來的暴風雪和黎明前冷氣襲來的時候。

看呀！遠遠地，遠遠地，在曠野的盡頭，天山山系的雪，不是在太陽光線中閃耀着嗎？那也像是很近，也像是很遠。但是，前面一定還有很多很多討厭的沼地，奔狂着的山間的激流，破壞的橋，斷崖之類，在等待着我們。走去高地，我們一定會幾次三番地被最後的嚴寒所襲；狂吹着的山風，一定會捲起最後的吹雪。——這是地方上的博識家所預言的。

離塔休更愈遠，道路也愈來愈高。豪然的巨岩，也開始向道路的兩旁逼近。

在半地，雪差不多已完全溶解，只有山頂還用銀色裝飾着。

通過山中的深霧和覆蓋着的暗雲，太陽偶而露出臉來。山中是很暗澹的；非常寒冷，非常靜寂。植物簡直可以說是沒有。我們只能在基爾吉斯地方的村落，和這裏那裏張着的寂寞的灰色天篷之羣附近，看到些很冷靜地生在那裏的萎縮的無名灌木。沙爾特人在這裏是找不到的；棲住在這裏的只

是些基爾吉斯人。基爾吉斯人在這山間的空地的傾斜面牧畜着。在車站附近，住着一些移住之民。這多半是俄國人。——在沿線的城市裏，要算特別的多。

我們到了布爾那亞。

我們好容易才弄到了些農民的貨車，載着種種行李，“格達格達”地搖晃着趕着遠道。和我談話的農民，很熱心地告訴了我很多很多的關於新移住者們（最近來到還沒有弄慣的農民們）的事，和專門在山上牧畜，而不能夠耕作的基爾吉斯人的事。他還告訴我，土着基爾吉斯人和農民（往前在帝政時代很苛刻地剝削着基爾吉斯人的富農階級）之間，自昔是怎樣怎樣地不和。

他告訴了我很多很多的非常重大而有趣的事。他告訴我的不少話之中，有些我到後來幹着好幾個月的困難工作的當兒，還記起了它。我總算是碰到了一個非常聰明非常懂事的農民。

這樣，我們繼續着長旅——從這個村莊到那個村莊，從這個郵局到那個郵局地。有些地方，我們在那裏住得很久，實行着預定的計劃；有些地方，則歇都不歇地走過了。我們有時候也和局員大開談判，有時候也在謝米列欠斯克中部和到塔休更去的同志遇見了談論這樣那樣。

這樣的同志中的一個，基爾吉斯人丘爾貝珂夫，在冷落的山間的局子裏，告訴了我基爾吉斯人種的可怕的悲劇，一九一六年的活悲劇——大虐殺。

——要理解這一次的大虐殺，——他說。——我們非把一九一六年以前的大略情形講上一下不可。俄皇政府，政策上把這次流血慘劇，當作了不能避免的事。不騙你們，你們看好了；起先政府借拓務部的手，把農民大眾趕來了這未開的謝米列欠斯克。你們猜結果農民怎樣了？他們竟發了大財。我們不能因此就去責備他們。這地方的環境既決定了這地方的意識，是再也沒法辦的。想想看吧，簡直就是這種情形：新移住民能得到土地，能得到建立生計的援助，並且還能有發大財的機會。而事實上，這些移住民也漸漸變得富有了，到後來做了地主的都很有些。哥薩克也和這個一樣。但是，一方面被迫害被嫌惡的土着民是怎樣呢？他們不但不能得到援助，並且還被漸漸趕去了內地和高地方面，而被和良田水源遠遠地隔離了。所以，基爾吉斯人到這時除了經營牧畜之外，竟弄得一無辦法。他們幹着這種生活，一直到今日。真是，……唉！……

丘爾貝珂夫一面這樣說着，一面擺着手。

——後來是不是愈弄愈糟了呢？

我們問他。

——那有愈弄愈好之理。真是所謂“每况愈下”，沒有辦法。到後來，連他們依爲生活的家畜也一共只剩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基爾吉斯人現在真配得上說是“兩手空空”了。當然，在家畜既豐富，土地又自由的時候，在這裏也沒有什麼不足的。我要補說一句，便是：在這地方，還有塔朗特族和東干族居住着，雖然數目并不多。他們田也種種，輕簡

的手工業也做做，還放放馬……這也是不容輕看的，他們很占領了些山嶺。不過就全體而言，在一百五十萬住民中，基爾吉斯人還是占着百分之七九·五，即四分之三。……但是這四分之三的傢伙究竟活着是有意義的嗎？他們活着是半點意義也沒有的，半點意義！哦，你們想想看吧，可憐不可憐。在這裏，也有那些靠着農村發了大財的人，也有市裏的官吏，到處還建立着郵局之類。此外還來了些商人樣的忘八羔子，經營起牧畜業來，這樣那樣，鬧得個“天翻地覆”。但是那是一定的：有權力的地方，必有醜聞。所以不幸的成萬的大衆，因為種種關係弄得只剩了一層皮和一架骨頭，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事。而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廳呢，則竟把基爾吉斯人和狗一般地看待着。他們以爲不論把他們斬頭，殺死，弄死，都是應該的事。總之對他們是一點也不負責的。你看他們該對誰去訴苦才好？他們的周圍全是些欄壁：什麼這裏容許基爾吉斯的兔崽子居留呀，這裏便不舒呀，什麼來這裏便要打倒呀，來這裏便要殺死呀，來這裏便要打死呀的。所以不幸的基爾吉斯人，真是苦惱得利害；但是他們却沒有知道該怎樣表現出自己的反抗，掙斷這沉重的鉄鍊。如此這般，一直弄到了一九一六年。在這時候以前，游牧之民基爾吉斯人還一次也沒有被軍隊動員過；而這時候，真是急電接着急電，這一方面竟突然想把成萬的基爾吉斯人喂起大砲來。基爾吉斯人終于忍無可忍，而團結起來，反抗了！聽說，他們決心絕對不參加俄皇的軍隊呢。這個可驚的反抗之波，擴大了全謝米列欠斯克，從這個山傳到那個山，而基

爾吉斯人終于‘彰明昭著’地開始鬥爭了！俄皇政府，像電光一般速地派遣了憲兵分隊，輸送武器供給了富農階級。……而終于造成了那一次的大虐殺。這流血的鬥爭，也真沒有辦法，“時機未熟”。——因為一邊是武裝憲兵和兇起來了的靠經營農村發了大財的人；而一邊，却是幾乎沒有武裝的土民。所以他們只可以說是因為絕望和孤立，而變得非常勇敢，非常忍耐了。雖然偶然碰着普通農民和沒有提防的分隊時基爾吉斯人是非常頑強地抵抗着，但是結局還是沒有能持久。他們到處吃着大敗仗，漸漸被追着追着，被趕出了他們居住的地方。——內中有五萬左右的人，寒心喪胆地趕忙逃去了中國方面。……在這地方，到處都滿布着獸性。——他們把基爾吉斯人的小孩，當着母親面前殺死了。并且捉着小孩的兩隻可愛的小腳，用木樁打開了他的腦袋，腦漿濺到那些下手的人的身上，而他們還是哈哈大笑着。他們還叫被捉的基爾吉斯人排起隊來，順着次序一個一個將他們的腦袋打開，肚子剖開，腸子拉出來；又任意姦淫了他們的妻子，縱火焚燒了他們的牧場，弄得那些牧場簡直不像個樣子。……不幸的基爾吉斯人經此浩劫，簡直寒心喪胆，祇是喊着“大勢去也！”。——我在這裏講的，便是那不能忘却的，簡直應當視為歷史的贖罪的，說不出的可怕的年頭發生的事件。……

丘爾貝珂夫說到這裏住了嘴，儘是用手順着頭髮，將那聰明氣的，悲哀的眼睛看着我。

——但是，你看，——我說。——現在歷史的報應不是來

到了嗎？——革命！……你看，革命不是受難的窮基爾吉斯人所歡迎，農村暴發戶們所憎恨的東西嗎？……

——是呀！我們也是這樣想着，這樣講着的呢！但是，只是……

他似乎一時想不出話來講，所以把話中止了。但是，我并不要在他的思想上容喙。我一句話不說地等他講下去。

——黑暗和無智，真是可怕的東西。倘若不是因為這個，他們也不至于受束縛和困窮至此！啊，真是“千古長恨”呀！

——但是不久就會有變化的。——我說。這句一點沒有什麼的話，使我感得有些跼促。

——會有變化嗎，這個我也知道的。——也許是因為沒有注意到我的話是別無意義，一點沒有什麼的吧，他回答我說。——但是“不久”究竟是幾時呢？要快是不行的，知道嗎？——他說到這裏，來了很大的精神。——爲了死樣的恐怖而逃去中國的剛才說過的五萬左右的基爾吉斯人，是要回來的。土耳其斯坦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對他們發了通牒，叫他們回來，說要給他們以一切援助。——并且因為這件事連特別委員會都組織了起來；首席好像是多吉那札珂夫。……這委員會聽說要到這地方來的；只是現在尚未來到而已。……但是，這真不是什麼平常事啊！真是難辦的事啊！啊啊，真是難辦的事啊！……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聽我講吧！——這些亡命之徒，四年之中過的生活，

真是要多苦就有多苦。他們有很多很多的人因飢餓而死。家具之類，也都是破壞不堪的，無論帶去那裏，都不能使喚。這些苦極餓透了的一點不假地是“兩手空空”的傢伙們不是說要回到這裏來嗎？但是他們在這裏究竟有什麼呢？所有的不盡是牧場的餘燼，和早已被農村暴發戶搶去了的土地和房屋嗎？倘要趕走這些暴發戶們，那麼便非有新的戰爭不可。……新的××不可。現在暴發戶方面，很堅決的在要保住從基爾吉斯人那裏搶來的土地，保住自己的權利，和自己的財產。……情形便是如此。聽說土耳其斯坦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握有莫大權力的；我想也非如此不可。不然是沒法辦理這件事的。……但是我總替這一次的事担着心事；總覺得這一次是不會就這樣完事的，總要鬧出些事情來。這種問題不是一兩下子就能馬馬虎虎解決的呀！……

這時候我還沒有能明白地理解丘爾貝珂夫担心的事。雖然到後來我才明白了并且知道他担心是有理的，但是這時候我聽了他的話，還祇一味照他所說的相信着。他的單純而率直的說法，意外地有一種說服人家的力量。

我們的小燈早已燒完了，滅去了。屋子之中，真是暗得“伸手不辨五指”。我們今天談話談得很痛快；我和他很緊很緊地握了一回手，走進了另一間屋子裏去。在那裏，一些同志都已經在地板上睡着了。丘爾貝珂夫就在長櫈上睡了一宵。

＊ ＊ ＊

我們在來到這裏的路上，已經知道了謝米列欠斯克地方的內亂。

那是一九一八年開始的事。在一九一八年，謝米列欠斯克的農民和白系哥薩克相對抗地蹶起了。農民（意欲完全支配謝米列欠斯克的財富的人）和哥薩克（意欲剝削未開的土著民大眾的人）發生了衝突。這主要是有錢人組成的，還有些地方簡直完全是農村暴發戶的農民組成的謝米列欠斯克“紅”軍，——這軍隊，有很長久的一個期間，簡直一點也沒有管到中央政府和它的官員夏武洛夫的意志——只知道一味亂來，不懂什麼秩序不秩序，所以終于覆滅了。這次悲劇發生之後，謝米列欠斯克和中央的關係變得非常密切；現在，——謝米列欠斯克戰線被徹底清算了的一九二〇年春——謝米列欠斯克的軍隊已不像從前那樣沒有秩序和亂來，並且有富于經驗的比耶洛夫做着他們的總司令。比耶洛夫的名字在土耳其斯坦，簡直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白軍有一部分還留剩在謝米列欠斯克僻遠的重要地珂怕爾。——有七千名俘虜，逃去了威爾奴伊。和將官們一同從珂怕爾逃去中國的，只是那些最亂來的蠢傢伙。不過聽說在中國那邊的，也已有一萬人以上。這些事情，都是在路上聽來的。

到威爾奴伊去。——最後的小站喇，再見！未知的威爾奴伊，來吧！

我們着手于了新的工作。我們一心想集中注意向周圍看，豎起耳朵向四邊聽，努力去理解一切，而銘之于心；我們一心

想快些探聽一切，研究一切去。我們很快地接近了它的中心。我們結識了一些新的同志——雖然這裏數目是很少。——

比耶洛夫，和他同是委員的波加洛夫，地方革命委員會議長由斯坡夫，裁判委員坡士多奴伊歇夫，多姜多梭夫，馬美留克，歇加布托吉諾夫，孔多路休金，特別部長枯辛，……

我們十五人一組，二十人一組地着手工作了。這一組一組的人，已去到各處地方。我們的工作甚忙，晚半天參加了革命委員會，回來又要在地方黨委員會工作到深更半夜，明天一早又要和被委任了革命會議的權限的人做軍事的會見，接着又是軍事會議。

這樣那樣，真是“事積如山”。——春天的穀類，也非趕快蒔種不可。還要保護家畜，還要着手蒔種阿芙蓉，儘量地從隣接中國地方買來。又要叫共產黨員到軍隊裏去，監督軍事事務。又要將軍隊移于勞働事務。又要派遣同志去參加土耳其斯坦的各種大會——黨大會或是蘇維埃大會，去指導他們。又要着手救濟因戰爭而荒廢了的珂伯爾，列普辛斯克地方。此外，我們還考慮了中央派遣的多吉那札珂夫主席的委員會對待從中國回來的前述五萬個基爾吉斯避難民非常冷淡的事（這是因為他不久便向我們敵人方面去了）。統統都是一刻都不能猶豫的緊急事項。我們忙得真是“不亦樂乎”——工作的山，一刻也不給我們休息。

這樣地，幾天，幾個禮拜，幾個月……

四月過去了，五月也過去了。

那地方變得不穩起來，因死之熱病而戰慄了。適巧有一枝軍隊，因不能回家，且非移向費爾干地方不可，不服起來；而事情便以此爲導火線。咒詛‘禁止投機’和‘沒收’的富農階級，在這時起了暴動。被壓服了的哥薩克，也動搖起來。沒有武裝的土着貧民層，預想着悲劇的事件，簡直“生猶如死”。

全地方都因死般的怒之熱病而戰慄了。

一定是有可怕的事件來到呀！

我們感到了那燃燒着般的呼吸。這樣切迫的空氣，是不能穩和地解決的：是的，我們懂得這件事。我們竭力做了會戰的準備。

謝米列欠斯克那時候差不多是在噴火山上等待着危機。在那邊廂傳來淒慘的地鳴，到處都能聽見狂暴的凶兆的唸聲——淒慘而可怕的事是接近着呢！一點一點地逼來着呢！——馬上大地便要張開石頭大嘴，赤熱的咽喉便要更廣地張開，以可怕的狂暴的力從那裏面吐出火焰的海來。——一面把一切東西燒盡，捲去，使趨于死滅，一面呻吟着的火的恐怖，像奔馬一樣地飛跑着。有誰能止住這瘋狂的溶岩呢？那來一種力量去阻住那個呢？

這種力量是任什麼地方也沒有的。這瘋狂的火，將燒盡一切。將像盲目的暴風似的，糟蹋稔實的沃野，石城，和人子在那裏戲耍着，家畜長得肥肥的，果實結得香香的底鐵村。——一切東西都將被死，被瘋狂的火波捲去；充滿着生命的大地，將一度而爲沈默的坟墓。生命將被葬去；并且此外將更有